

# 8 潮头 Tide

潮头拾贝

## 成都语汇(组诗)

■ (四川)黎阳

### 氤氲中的三星堆遗址

如果不是诗人杨拓到成都，我根本不会主动去三星堆遗址。包括金沙遗址，也是一样如果不是彭志强的诗歌朗诵会在那里举办，我也不去矣。不去的原因，不是懒散，而是敬畏。敬畏之中还有恐惧，我对几千年的文物，有一种莫名的抵抗情绪。不堪回首，还是不忍惊扰那些已故的亡灵。

——题记

在历史的氤氲走几步都是艰难地跋涉那些闪烁的金属后面总是有一双眼睛看着我们，感受不到任何表情只有阴冷那些蚊子、不知名的虫子慢慢地围过来即使得到祭祀的鲜血，也不离开天空总是布满云还有风以及雨以及病毒躲不开这些准备好的天气准备好的情绪要么挥汗如雨地走，要么内心都结地看太阳只是留在内心里的一点热气一点点温暖或者干脆躲在情绪的后面 不声不响不想在这些器物面前说话 或许这是一个好习惯，无声的时候我能听到呼吸在展厅里轰鸣不想碰这个“三”字，他追随我一生又不敢闭上眼睛，怕错过前世的一点点线索孩子的脚步比我们快 我们追不回青春也跟不上历史的足音无法拒绝盗墓者的斧凿，敲碎一颗忐忑的心灵在绿如波涛的草坪上，犹豫着下一个展馆是否在关门前找到签字的手光阴就停止了眼光中的顿悟沿着来时的路，寻找归去的铁马或者根本就是逃逸

### 巷子里的记忆

从爵板街到“穿”巷子也是思考的距离

那些闪烁的灯光，在步履中缓缓散开 你只是一个影子出现在水一样的人流

你终于明白走了这么久依然没有足迹，不是你不想足迹在人群中无法留下你走了，巷子还在这里

那些记忆的香味以及涟漪都在特定的时间里发酵巷子从过去走来，留下名字一些人从巷子走过什么也没有留下

### 喧嚣过后，只有路灯照耀着沉寂的夜空

一朵莲花从最后的嘴唇上落下来暗哑的星子 继续沉默不语习惯了 被风无数次的摇曳更习惯了有些耳鸣才能睡去

打开一瓶老酒闻闻 又盖上了我对标签深深地依恋还是那么持久悠远的香味可以歉然地唤醒目光去岁月的老井里舀一瓢躲闪回忆的月光

这沉寂的夜空，多么冷静多么迷人只有路灯忠实这跌宕的思绪露水还是在黎明前落在叶子上阳光，只是突破云层时洒在床上的善良

### 一缕鸟鸣震碎了满目天堂湾的阳光

深深地吸一口气，天堂湾就宽了三丈三黎明从呆滞的眸子里透出袅袅氤氲推开沉重的俗事，从一行句子的缝隙中探出手掌光阴摊在一碗白米和芭谷的粥水中一碳酸酸甜甜的泡菜里，滋味被反复的提炼

弯弯转转的上山路，延缓被高速滚乱的思绪湾湾转转的流水，飘荡着幽雅的青春气息一片葱茏里，长亭不断茶座不断 身影不断“一湾一世界，一景一天堂”清脆的鸣叫，点燃了紧闭在格子楼里步伐

### 夜空有些风忽悠飘过

露水一样的允诺，打湿了台阶上的绿苔草一样摇摆，让我在路口凝视这些红绿灯一样的牙口，嘴角还带着菜叶让我眯起眼睛来休憩

天空的星星，闪烁却不靠近那些光泽不过是空气的骗术有些，只是有些风一样的飘过

太公的鱼竿上面有没有线索没有记载，只是说直勾我们都是鱼，在生与死之间游戏总有风迎面吹来都是气而已

潮头品茗

三十三年前，我来到冉义的时候，学校可谓草木葱茏，一片天然草地任其自然生长，《坐在草地给灿灿讲故事》这首诗记录了当时的情景：“坐在草地，我告诉你/男娃娃草是锯手的/女娃娃草是开花的/不远处的树，是梧桐树/杜鹃在上面叫得脸红/男娃娃草的爸爸去年秋天结籽/籽籽就埋在我们坐的地下/春天来了就有了新的娃娃/开花就有了新的妈妈”。可惜，草地后来根据“学校硬件建设验收”的需要，被辗平了。取而代之的是平整、硬化的路面和运动场地，少了诸多“跟大自然肌肤接触”的乐趣，不说也罢。而学校最值得记取的，是一棵红豆树，带着些许传奇色彩。

这棵百年老树，树躯硬朗，粗壮，带着铁的颜色，枝繁叶茂，在校园的草木中，独树一帜。它的臂腕上挂了一口铁钟，曾经用来敲响上课、下课的报时音。那种是康熙年间铸造的，上面还刻着当年那些捐款居士的姓名，原属于河对岸某个庙子。解放后，它从庙子搬进校园，改为教育服务。我到校时，上下课时已改用铜铃敲响。再后来，有了电铃。而今是音乐报时。铁钟，见证的早年乡村学校的安宁与朴素。树躯越来越粗，悬挂铁钟的铁丝勒进了树身，使人感觉到一种无声的疼痛。于是，我们把铁钟取了下来，放进实验室，作为镇校之宝。红豆树为之解脱了负担，仿佛有了身子一下伸直开来的舒适感，不知不觉中，它树身上的铁丝痕迹便渐渐消失了。

然而，学校最早引起我注意的还不是这棵红豆树，而是另一棵树，叫黄桷兰。树高，花白，非常之香，就矗立在我的寝室门外。可惜，她命薄如纸。享受她的芬芳不到两年，她就在那年冬天死去。卢剑东老师说：“她是忍受不了人间的恶浊气息而死去的”。据说，黄桷兰对空气质量要求很高，对温度的依赖也很苛刻。黄桷兰死后，人们难过了好几年。偶尔也有人提起她，怀念她，想念她那无私奉献的花朵和迷人的芬芳。在我的印象中，只有梔枝花的洁白和清香可以跟她同美。她死去后，我的注意力转移向其他花木，其中就有红豆树。

1996 年学校“普九”，红豆树很意外地开出满树的花，非常壮观。那年，它结出了很多红豆，令人啧啧称奇。这在冉义中学历史上，是极为少见的。因为红豆结籽，几年才能遇到一次。它的花粉传授，不靠人工，也不靠蜜蜂和飞鸟，只靠自然风。雄树长在十里外的韩场，雄树花粉在风和日丽的某一时刻被自然风带到冉义来，这棵雌树才有了授粉的机遇。如此，才有可能结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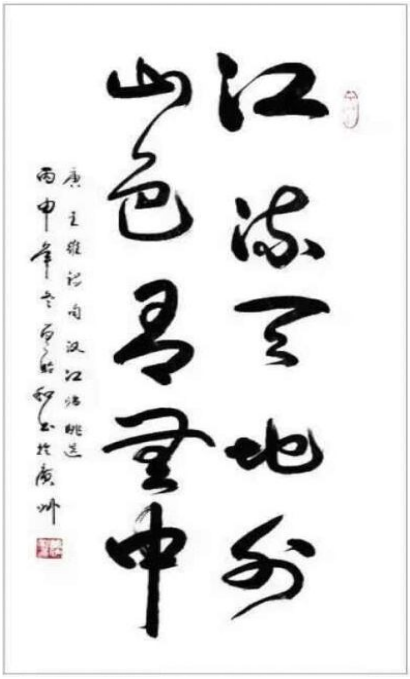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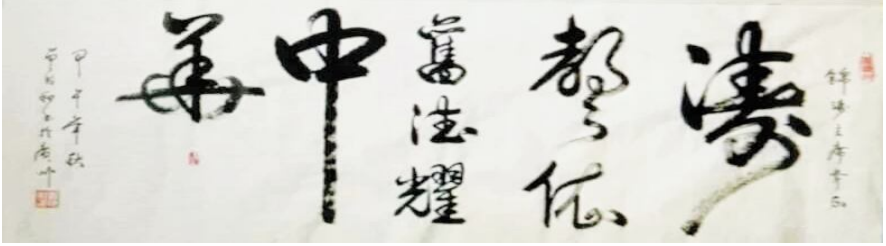
记忆中，最早知道“红豆”二字，是在王维的诗中：“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这首在中国孺妇皆知的《相思》，使我很早就对红豆产生了好感。没想到在冉义得以识到它的真面目。深秋季节，红豆在铁壳般的豆荚里成熟，有的落在了地上。豆粒之大，跟黑豆相仿。有的学生捡到了它，爱不释手。有的学生动了“捡不着就打”的念头。这些红豆落在学生手里，有的就在深红色的豆身表面上出现了刀刻的红桃

### 潮头艺术

# 笔耕几十载 墨书飘天下

## ——访著名书法家曾聆和

■ (浙江)袁兴国



树上/春天开花的时候/用一种淡蓝色的魅力将树身掩蔽”，“这是一株雌树/每年都会开花/开那种歇满枝头的花/你说那是一种单纯的蓝色的美丽”，“都是风的作用/红豆在相思的同时/获取了爱情/还是风的作用/红豆花开的时候/冉义的油菜花也就黄了”，“你随意地抓了把红豆给我/共计十二颗/那是一年的数字/也是一茬的月份/还是一个轮回的起始？”“红豆在风中迎接朋友/也在风中送别忧伤和孤寂”写得情深意长，令人难忘。

2006 年，学校迎来“标准化建设”，并与近邻一所初中合并，提出新的学校定位，打造“花园学校”。于是，在红豆树周围，花草树木多了起来，它们布局在学校各处，花卉植物有小叶含笑、腊梅、紫薇、金桂花、铁脚海棠、金弹子、荷花、白玉兰、紫玉兰、洛桑含笑、醉香含笑、桃花、茶花、向日葵、槐子树、月季花、月桂花、黄桷兰等等，灌木木类植物有红枫、银杏、铁树、天竺葵、冻青、柳树、蒲荃、水竹、云杉、雪松、大榕树、贞楠、梧桐、弯条树、易杨、丁香、鸡糞树、南天竹、罗汉松、小叶榕、红杉等等，红豆树成为它们当中的“灵魂人物”，实在是名实至归，无可争议。分割线

不祥之兆在 2011 年春天出现。所有树木都发了新的叶芽，唯有这棵红豆树保持沉默。大家开始关注起来，越看越觉得不对劲。把情况报告上去，林业部门从成都请来了专家，诊断的结果，它病了，而且病得不轻。按照专家的吩咐，我们把它周围的水泥地表打碎，在它根部埋下药物，注入营养液，并在它的树身上挂起了九个输液瓶和十三个输液袋，眼巴巴望着它能够苏醒过来，发出嫩绿的叶芽，给我们带来一片“紫气东来”的蓝天。

但是一切努力白费力气。草木繁荣的夏天到了，它依然光秃秃的，不哼声不出气，枝杆憔悴。专家再次来校，诊断之后，摇头而去。到了秋天，红豆树死亡的鉴定书下来了，学校的《大事记》记有这一条：“2011 年 11 月 27 日，编号为‘科属红豆杉科 04-013’的学校百年老树红豆树，经成都市绿化委鉴定死亡，由国资部门砍伐、拍卖。”

关于这棵红豆树的来历，公认的说法是，由冉义医院外科医生杨创的母亲杨氏老人当年嫁到冉义时，从娘家带来的，移植到关帝庙。1938 年，关帝庙改办成“保国民学校”，这是冉义中学的前身。因此，这棵红豆树见证了冉义地方办学的历程。它在百年之际死去。而它的引路人，那位杨氏老人，是在 2011 年夏天去世的。所以学校有人说：“主人走了，树子也跟着去了”。是不是这回事，且信且灵。

冥冥中，我把这棵红豆树视为学校的风水树。当它去世后，我内心隐隐有了某种不安，虽然我说不出学校或者我将会遭遇什么。但它的去世，于我而言，总是个损失。眼下，它已被国资部门砍去，留下一片空白，使我每每经过它曾经矗立的地方，都会情不自禁产生一种若有所失的惆怅，内心总要空空落落好一阵子。

# 盗伐者

■ (贵州)启松

孟章飞做梦都没想到，他会到林场来当护林员。

小时候，他觉得林场像大海一样，无边无际。记得有一次，娘领他去赶乡场，走小路从林场穿过，走了好久，都走不出去。看不见太阳，遇不到人，凉飕飕的，害怕。

如今，感觉完全不一样。不是因为娘，他也来不了这里。算起来，有个把月没回家了。

天刚亮，他洗帕脸，随便吃了点东西，就出门。刚来时，是李小平和他一道，又带路，又给他讲要做的事情，两人一起出门，有个伴，虽然李小平不爱主动说话，他也觉得好。三个月后，场里陆续走了几个护林员，人手一下子紧张，他给李小平说，我们俩不用一起走，分开走，看管的范围广一点。李小平突然有些生气的样子，你以为我愿意？是场部安排给我的任务！孟章飞也没当回事，他去找场长，最后，场长还是同意他一个人单独行动了。

一路上，都是熟悉的弯弯绕绕，哪里有一棵树要开花，要结果，他都清楚。今天，他反方向走，草木茂密的地方，霜都浸湿了裤脚和鞋。反方向走和不定时的巡查路线，是孟章飞的巡山办法，他觉得只有这样才能发现盗伐者。这个天气，让他有些担心。早晚冷，中午却是红火辣太阳的，又有风。好在要入冬了，不是农民收拾田坎土坎，铲草烧灰的季节。

走了一段时间，周围不见村寨，林子更大了。各种鸟雀的叫声交织在一起，此起彼伏，映称在山里，显得更加响亮和清脆。在鸟叫声背后，他听到了另一种响动，和其他声音不同。他屏声静气，竖起耳朵，是微弱的有节奏的拉锯声，唰、唰！唰、唰！他悄悄的朝发出响音的地方靠近，那声音越来越清晰，是两个人，在说话，听不清他们说什么。

这一片杉木林，长了两三十年，棵棵都飙到十多米高，看了让人喜爱，随便放倒一棵，做一副棺木也够。到底管不管？孟章飞心里有些打鼓，毕竟是一个人。这个时候，要是李小平在，就更好了。好在每天都带着工具，一把砍刀，一个对讲机，一个铜锣。好些人嫌带铜锣麻烦，不用，他还是带了。

站在一处灌木边，孟章飞把捆在腰间的铜锣解下来，“铛铛铛，铛铛铛，铛铛铛……”突然间，空旷的山林里惊雷一般，那声音急促有力，翻山越岭，方圆十里都能听到。他一连敲了三遍，中间短暂的停顿两次。然后，他拿起对讲机，大声的说，林业派出所的张所长吗？我是老孟。我们发现有两个偷木料的强盗，请你派几个人过来，抓紧啊，来晚了怕他们跑了！你们十分钟就到啊！好好好！等你们！他估计，山上的人应该听得到他的声音。至于我们是几人，对讲机到底信号能不能传出去，只有他自己知道。

过了几分钟，他再仔细听，拉锯的声音消失了。刚才还热闹非凡的山林间，现在静得出奇，一只麻雀的叽喳声也没有，他听到了自己的心跳！风吹过，松涛一阵连着一阵。他朝刚才传出响声的山腰摸上去，果然见到两个盗贼留下的痕迹。一棵碗口粗的杂木，刚刚被盗贼锯断，树周围的枯叶上尽是撒落的锯木粉，白花花的。可他觉得奇怪，杂木旁边就是一棵要两人才能围完的大杉木，为哪样盗贼舍大图小呢？

回到路上，口干舌燥，他从路边岩缝里捧几口岩浆水喝。顺手捡起一块石头，朝发出响动的灌木丛扔去。再听，没啥动静。在这林子里行走，孟章飞觉得就像在村寨里串门一样，随意、自然，不像在外打工，时不时要冒出些心烦的事情来。

不知不觉，一早上过去了。回到场部，孟章飞去找场长汇报巡山情况，想请半天假，回去看看娘。娘得脑梗瘫在床上三年多，日子也许不多了。场长没找到，碰到李小平，李小平说，场长看你娘去了，你赶紧去追他们。一路上，孟章飞想，场长去我家，有些哪样事呢？

紧赶慢赶追到家，场长他们也刚到院坝里，办公室张主任手里还提着一袋水果。孟章飞推门进家，屋里除了躺在床上的老娘，婆娘娃娃没在家。赶紧从屋里拿出几条高矮不一的板凳，招呼大家坐。场长没坐，说，老孟，我们看看你娘。

看到场长握住娘的手，看到面无表情的娘，孟章飞喉结耸动，泪花眼里打转。

一个星期后，在场部会议室，孟章飞又见到了场长。环保法庭的魏法官也来了。魏法官说，孟章飞，一年前，你为了备办你娘的寿材来这里，到今天，你在林场的“以劳代罚”期满了，从现在起，林场不再负责监管你。场长说，通过上周在林区的现场考验，林场对你的表现很满意，准备正式聘你为护林员，按月开工资，你愿意不？

他看看魏法官，又看看场长，发现他们眼神都很柔和。他用力的点头，泪水抑制不住，吧嗒吧嗒滴在地上。

